

战地莺花录 上

李涵秋著

严序

涵秋之执笔为《快活林》小说也久矣。予与涵秋初未谋面，然邮筒往还，间日必至，文字商量，神交綦切，又无异于共晨夕而通警也。犹忆前年之冬，涵秋著《侠凤奇缘》既毕，即以书抵予，谓将更作一小说，杂取战地遗闻、情场小史，足以阐扬爱国之旨者，笔之于书，揭其名曰《战地莺花录》。盖亦鉴于欧战既作，其间多有儿女英雄见诸纪载，播诸报章，世之人手披而口诵之，且啧啧称道焉。

予初闻其言而疑之，以为国内战争，殊未可拟以欧

战。欧战之起，激于同仇敌忾之心，以故各国将士，身列戎行者，莫不杀敌致果，誓死为雄；即至绿窗少女、白发老妪，受世界潮流之鼓荡，亦且忠义奋发，各抒其爱国之忱，尽其卫国之责。稗史流传，乃多佳话。

至若我国，阅墙之斗，徒为私利，宗旨既差，贻祸斯烈，频年兵燹，所可纪者，无非骄将悍卒，毒焰滔天；血雨腥风，流亡遍地，话到劫灰，徒增酸痛。战地之录，以言惨史则有之，更安所得爱国轶闻，供小说家之描写哉？涵秋之说，殆近于夸。顾未几而《战地莺花录》之原稿至，穷日之力浏览一过，觉其纪事，且幻且奇，亦情亦侠。借儿女之情，寄风云之气。虽语多翻空，非必战地之实录，而言皆有物，真成爱国之文章。吾同胞苦战祸久矣，得是一编，乃若愁云惨雾之地，别有洞天；金戈铁马之场，独留韵事。以今日溷浊纷乱之时世，而睹书中激昂慷慨之人物，其为虚构，亦自慰情胜无；其为实事，益足破涕为笑。于是叹涵秋之笔妙，而涵秋之心苦矣。

周子剑云，与海内同志创新民图书馆于沪渚，开幕

伊始，即商诸予，首梓行是书以应世。予维近今小说，每多贼害青年之作，若斯编者，庶不背新民之旨欤。评校既竟，辄抒所见如此。

己未孟夏，严独鹤序于海上槟芳馆。

周序

文章之道，变化无端，运用之妙，存于腕底。文固文，诗亦文；散文固文，骈文亦文；经史固文，小说亦文；文言固文，白话亦文。笔妙文无不妙，一难而无不难。汉魏六朝以降，作者精研一体，已足千秋，固无取于贪多务博也。

或谓小说体卑，通人所不道，白话肤浅，大雅所不为。予则以为普及之广，舍小说莫属；感人之深，非白话不能。若以文体之尊卑，定文章之高下，则扬子云《剧秦美新》之篇，胡可及施耐庵梁山草寇之作？白话小说之难，一在定名：须不空泛，不晦涩，有笼罩全

局之力，无人尽可用之病；二在回目：须生动而不呆滞，集成语为联，巧合天然，不露斧凿痕迹；三在切题：须能放能收，不黏不脱，千言落楮，一语归宗，不可辄出题外。余则有伏笔也，有衬笔也，有明写也，有暗逗也。写景如披图画也，写人各有面目也，刻划地方风俗如身历其境也，形容诸等社会如亲见其人也。呜呼！只凭三寸管，一锭墨，乃能千态万形，跃然纸上。使人嗅之而芬，味之而隽，抚之而华，刹那之顷，不自觉其神经感触，随著者之文善善而恶恶。其学问为何如，其能力为何如，谓非具江郎之才，生花之笔乃能如是耶。小说之难，于此可见。

前乎此者，有我佛山人之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，南亭亭长之《官场现形记》，东亚病夫之《孽海花》，推一时杰作。近年以来，坊间出版诸品，多如汗牛充栋，求其可观，百不得一。以吾所见，惟东江叶小凤探《水浒》之精，江都李涵秋得《红楼》之髓。涵秋此作，以战地轶闻，成民国信史，言皆有物，语无不详，良足与《广陵潮》、《侠凤奇缘》并称三大名著矣。

民国八年五月九日，周剑云序于剑气凌云楼。

范序

予弱冠卒業，浪迹春申，风雨旅窗，弄翰闲暇，辄手小说两三册，沈沈焉聊资送日。然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，行文之难，龙门犹然。况乎小说，结构陆离则失之诞，涉想渊邃则失之晦；可为知者道，难与俗人言，有非可以率尔操觚者。乃今之作者，每轻心掉之，甚至鹜利之一念盘固于中，不惜变本加厉，诲盗导淫，以取偿于一时，遂使五千年文明先进之国，谬种流传，天阴鬼哭。其陆沈之痛，更甚于洪水猛兽，岂不哀哉！

今读江都李涵秋先生所著《战地莺花录》说部作，而叹曰：文字浩劫，否极泰来，其在斯乎！涵秋文笔斐然，思想高尚，左萦右拂，挥洒自如。仿佛平淡春山，风流酝藉，自足引人入胜，更安有“诞”与“晦”

二者交讷？其说部之有声于世也固宜。

此编言爱情则不流于匪僻，而少年勇迈之气油然自生；言军事则不涉于粗暴，而爱国保种之精神沛然莫御。且能熔须眉巾帼于一炉，并作美谈，牢不可破。愈奇肆，愈隽永。予盖叹观止矣。杜工部有云：“妇人在军中，兵气恐不扬。”以古衡今，殆有大谬不然者欤？呜呼，天下苦兵革久矣！受盟城下，操戈域中，惊怖环生，目不忍睹。予愿持是书以赠之，庶争投“鸡林之金”，踊贵“洛阳之纸”，相与销兵气，光日月，亦云乐已。

岁次己未暮春之月，吴县范汜君博甫谨序于海上吟风嘲月楼南窗之下。

第一回 闹市烟云人惊绝艳 旅斋风雨客述奇闻

国事螭蟾矣。近年来、燕云万变，楚歌四起。

锋镝余腥无避地，况值疮痍未已。问谁是中流柱

砥？大好男儿身命贱，照青萍、剩得头颅几？兴
祖国、在此举。著书惭悔翻情史。说甚么、滴
粉搓，鸳俦侣。愿拨铜琶惊噩梦，怕有血痕
满纸。一字字、金戈铁甲，一声声哀箏怨笛，定
有人、肠断秋风里。编实录，重开始。

这一首小词，是作者自悔近十余年来，碌碌与笔墨
为缘，本无南董之才，不讳东施之丑。世人不谅，偏
生要加他一个“小说家”的虚衔。作者自从拜领这虚衔
以后，兀自暗暗好笑，没事时候，少不得便将从前所著
作的文字，重行翻阅一过，仿佛小学生温理旧书一般
。及至细细看去，实在没有甚么有益社会的地方。不
是为那些痴男怨女撰一篇列传，便是为那些蛇神牛鬼编
一部世家。不到几十年光阴，怕我这个虚衔不独不能“
世袭罔替”，简直要加我一个“辜恩溺职”的罪名，褫
夺勋章，永不叙用了。况从镜子里面再看看自家年貌
，萧疏白发，已非张绪当年；寂寞红颜，讵冀玉箫再
世。闲情都谢，绮语齐删，这是一层。再者，“道不
高而毁来，名未修而谤至”。闲情逸致，我原无造衅之

心；风听肺腑言，人多作含沙之想。疑指桑而骂槐，遂僵桃而代李。因此悟人间之苦趣，尝世上之酸咸。落叶打包，清流洗脚，人畜无非平等，尔我俱是冤亲。暂戢刺刺之喉，永卷哓哓之舌。

作者正在那里懊恼一番，又将适才那些话颠倒价叙述一番。正自说得高兴，猛不防侧首里走过一个平时最熟识、又长于口才的朋友，笑吟吟的驳着说道：“照先生这样讲起来，似乎从今以后，既不替人家撰列传、编世家，便该削笔成锥，焚纸成灰，捣墨成泥，裂砚成瓦。何以今日还一般的在此东涂西抹，岂非言不由衷么？”这几句话，说得很是促狭，转将作者引得笑起来，笑了一会，复又正色说道：“足下的话差了，‘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。’在下岂但要改过，且想补过。茶温饭饱，灯酒阑，偶一兴到，想起这世界上也还有几个磊磊落落的丈夫，做出几件烈烈轰轰的大事，断不能因为我懒于执笔，便将他白白埋没了。桃花曲扇，柳敬亭别有伤心；槐叶深宫，王摩诘正多感触。只要读我书的，见豪杰知道崇拜，遇宵小知

道劝惩；增男儿爱国之心，翻昔代从军之苦，只也算是文人天职，醒世婆心。若照先生适才劝我的那一篇议论，岂非又近于厌世过深，绝人太甚么！”

于是在下便慨然说道：“这一部小说，却不记得出于何代、何时、何年、何月。只记得我有一天，刚刚在上海做那个寂无聊赖的寓公，因为翻译着一部外国侦探稿子，业已告竣，是日又是春雨绵绵，道途泞滑，不便向马路上闲逛，一个人独自睡在一张汽皮椅子上面，兀自朦朦的思量，去同睡魔结个良伴。便在这个当儿，栈房里一个侍者，匆匆的从外间拿着一封信送进来。那个睡魔看见侍者影子，他已经逃遁，我也就将那信接到手里。拆开来一看，原来是报馆里一个朋友寄给我的。信上说的：他因为本馆有件要事，要向福建省去勾当一番，知道我闲居上海，也没有事做，想邀我做同伴，一路上好破破岑寂。并说如若承我允许，今晚航海的轮船准于十一点钟开行，便在这轮船上接洽。信尾上并附一行小字，说是：“君如不往，请赶在午后用电话见覆。”我仔细一想，我如果肯往，自然便不

消覆他电话了。心里十分高兴。与其蛰居在这旅馆里，何妨航海一作壮游。立时将信搁在皮包里，便忙着去料理一切什物。忙了好半晌，眼见得诸事妥帖，只单单剩有床上的被褥尚不曾打叠。侍者见我这光景，知道我要出门，遂上前问我动身的时候。我随即将适才信上的话一一告诉他，并托他结束帐目，打听几时可以开船，回寓告我，不可误事。侍者一一答应。果然当晚约莫有夜饭光景，侍者回来替我将被褥一古拢儿结束严密，所有行篋及什物等件，雇了一个人挑往船上。我一经抵了轮船，那船已在江岸边呜呜放起那催客汽笛。旅人来往如蚂蚁一般。我跟着那个侍者，押着行李径向官舱里走进去，早看见那位朋友高踞在中间炕上，见了我欢喜得甚么似的，仓卒之中也不及闲话，一直等到铁轮鼓动，船上人声方才宁静。一霎时出了外海，回头再看看那一座上海地方，已剩得电灯万点，眨眨眼又不见了。

经了三昼夜，船已入口。那个朋友遂同我一齐进省，拣了一座高大旅馆安置下来。休息了一日，第二天

，那个朋友便出门勾当他的公事。我倒又独坐旅馆，同坐在上海那个旅馆的寂寞一般无二，我暗暗好笑。旅馆的侍者瞧出我的心事，笑着说道：“先生闷坐在这里，毫无兴趣，何妨破点工夫向街上逛逛？我们这里不久便要出赛夏老爷会了，连日那些会中的执事，忙着操演，大家都在那里兴高采烈。我们城里有几句俗语说得好：‘要得河水干，夏老爷安如山；要得河不旱，会中朋友忙出汗。’不瞒你先生说，我们这地落有条城河，每逢旱年，河道上可以走得行人，说是只要夏老爷出来赛会，会里的人忙得满头满身的汗，一把一把的向河里洒去，立刻便就成了一条大水。你先生仔细就这俗语想想，可知道这会热闹不热闹。”那个侍者正指手划脚的说得高兴，忽的隔壁一个房间里喊人泡茶，那个侍者连连答应着就跑了。我听他说话很觉得好笑，再要详细去问问他已是来不及了。好在平素常听见人说，福建这夏老爷会真个名震一时，难得我来的时候又巧，碰着这机会，倒不可不前去领略领略。主意已定，遂锁好了房间，径自踱出了旅馆大门，信着脚步走去。

所喜这建设旅馆的地方是个通衢大道，来来往往的行人很是不少，竟有好几处街道业已搭设彩棚，铺张扬厉。夹道旁边一家一家的香铺都是临时设置的。走了好半日，却也不曾遇见一班操演的会。正自没兴，又转了一条街，忽的从眼面前涌现出一座高大门闾，一例水磨砖砌成的门楼。大门底下，深深悬挂着一条碧绿珠帘。正自奇怪，暗想这个人家如何会将帘子挂在外边来，这是甚么缘故哩？猛一转念，方才恍然失笑道：不错不错，我们家乡每逢地方上有迎神赛会的事，那些仕宦人家，有些少奶奶、小姐，又不便抛头露面出来看会，失了官僚体统，不是都用着这劳什子悬挂门首。他们在里边看得见人，人在外边看不见他们的意思。目下这里正闹着赛会，这个人家自然也少不得如此办法了。但是这人家毕竟是谁呢？再一抬头，原来墙外边还高高贴着一道大红官衔条儿，是“省议员林第”五个极大的大字，心中很是觉得稀罕。刚在徘徊，一街上的人忽然哗噪起来说：“会来了！”“会来了！”便从这哗噪声音里远远听得“呜呜呜”“喳喳喳”，仿佛奏着军

乐模样。顷刻之间，沿街店铺都挤挤的拥着许多人伸直了头向东首瞧看。便是走路的也都停着脚步，拣人家屋檐底下立着等待。那个对面一家大门里早听见一阵笑语之声，跑出许多少妇娇女，宝光珠气，鬓影衣香，隐隐约约，十分好看。这时候，那军乐声音越走越近了，两旁看的人蓦又大笑起来，说道：“呸，我们还只当是出夏老爷会，哪里知道并不是出会，是本城陆军学校里学生在城外试操回校经过此地。这有甚么趣味呢！”说着大家脚底下便都有些活动，想要走开去，不似先前静肃。

这个当儿，便听见对门飞过一种娇滴滴的喉咙，喊着：“既说不是赛会，你们把这帘子打起来罢！”立刻就走过几名家人，笑道：“弟兄们听见么？赛姑分付打起帘子呢！”帘子刚刚打起，却好学生前队已到。第一个走的身段很高，挺胸凸肚，手里高高擎着一面红缘白地湖绉绣旗，随着风卷得瑟瑟的，旗上绣的字样便看不清楚。旗子后面一班军乐，其余便都身着陆军服，肩上一例的背着明晃晃五子钢的新式快枪，滴嗒滴嗒，按着

步法，真个走得一丝不乱。说也奇怪，分明不曾听见教师喊着口令，谁知大家走到林第门首，不约而同的一齐都“向右看”起来，比较平时听见口令还来得齐整。前走的刚刚过去，后面一队一队的都是如此。末了押队的是个少年体操教师，结束得十分华丽，腰间拖着一柄指挥刀，金索红绦，鲜艳夺目。也不知道他是有意无意，走到此处，忽的拿出一个银哨子，滴溜溜的吹得价响，于是全队都立定了。毕竟是个教师身分不似学生们举动，公然直“向右看”，不过将一对眼睛深深的沉下来，将两个黑眼珠儿向右边直斜过去，左角上全剩了些些白膜，形状十分难看。停听见“滴嗒”“滴嗒”迤迤向西而去。

原来这林家门首自从将那珠帘高高卷起，少不得里面的内眷一个个都将全身色相显露出来。内中尤以一位十四五龄女郎，名字唤做赛姑的更为绝色。只见他高高站在一张金漆椅子上面，顾盼飞扬，嬉笑无度。身上穿着一件芙蓉罗的夹衫，外罩玄色蝉翼半臂，胸口一顺排着光莹夺目水钻钮扣，额上齐齐覆着碧清的头发

， 两旁便一直压到耳朵底下，越衬出修眉妙目，粉鼻朱唇。至于足下双钩，却被别人身子拦着，不能容人细细赏鉴。(此等处读者要宜留意)这个时候，学生队业已过去，夏老爷赛会却又未来，一霎时间，街上行人纷纷走散。林家门首那扇帘子依然重行放下，拦得一个文风不动，只剩得我这呆子还只管痴痴的立在对过一家檐下，在那里凝神贯想呢。

诸君，诸君，我在先不是说过的，我已近中年，久销绮思，难不成今日忽的看见这个小小赛姑，会为他勾起甚么邪念不成？诸君如果这般猜测我，那就将我冤枉死了！我在此时不过触着一个念头，觉得这“议员”两字，看去却似个荣耀头衔，然而论他这责任很是重要：下佐国民，上监政府，是都人士将他选举出来的，并不是官中封赠出来的，与“钦加”“钦命”那些字样却迥乎不同。何以这一位林老先生不尴不尬，竟从大门外边将这几个字高高张贴起来，夸耀别人耳目？我怕他这官癖很浅呢。正在沉吟之间，猛的觉得身边有个人将我肩上使劲一拍，吓了我大大一跳，忙抬起头来一看

，原来那个拍我的人就是同我一齐到福建的那位至友。他轻轻向我笑着说道：“老哥在这里出甚么神呢？”他说话时候，也就将个头掉转去，向林家门首望得一望，重又说道：“哦，我知道你又少见多怪了！难道这福建省里著名的‘黑虎林家’你还不晓得？”我当时骤然听见这四个字，很是新颖，不禁也笑起来，便说道：“小弟是初到闽省，不比先生在这地侨居过的，所以各事都还一一明白。譬如这‘黑虎林家’，小弟不但目中不曾见过，便耳朵里也不曾听人讲过。这字样已经新颖不过，可想内中历史必定很有趣味，先生何妨就此见教呢？”那个朋友听我这话，兀的将舌头一伸，重新笑着说道：“这段历史却是人家祖上一种笑话儿，说出来也不甚雅驯，就是你要听，也须等到寓里细细告诉你，如何可以当着人家门首高谈阔论的讲起这话。给人家听见，怕不要给我们耳光子吃！你看这时候天气骤热，东南角上漫着云气，雨意沉沉的，此处也不宜流连了，还是快些回寓罢。”我随即将天色望了一望，果不其然，那雨势好像顷刻就要到了。赶忙拎着长衫，匆匆的偕

着我那朋友向寓里飞跑。只见街道上的青石滑得像油一般。及至赶到寓所，已是走得气喘嘘嘘。彼此进了房间，早有侍者替我们将长衫接得去挂在壁上。其时玻璃窗棂因为气候太热，却好全行开放。刚坐得下来，呷了小半杯茶，蓦觉得一阵东风吹得那窗上幔子瑟瑟价响，很是爽快。这时候，侍者早又忙着进房替我们将窗子又一扇一扇的关闭起来。我笑着说道：“这风吹得煞是有趣，很不用你殷勤忙着关格子做甚么？难道想将我们闷死在这屋里不成。”那个侍者笑道：“先生还不知外面已经落雨了，这一回又是顺着东风，疏疏斜斜的都向这里飘洒，若不关上窗子，怕这案头的什物都要透湿了。”我听他这话，才留心向窗外望去，原来那雨并不很大，急切间却听不见雨声；再看那案上书籍，果然都薄薄润泽了一层。也只得一笑，听他去料理。休息了一会，电灯业已通明，窗外雨声比较先前来得凶猛，疏檐余溜，滴沥不已，料想今晚并不能出寓到酒馆里去用膳，便分付侍者在栈里预备晚饭，同我那个朋友在房间里吃了。
